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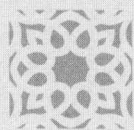
家住新疆·散文

刘亮程
主编

在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存在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有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古老牧道，至今每个转场季节，仍有百万牲畜延绵不绝走过这里，它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为宏大的草原转场牧道，是游牧文明的最后奇观。

◎方如果 著

发现塔玛



发现塔玛牧道

◎ 方如果 著



家住新疆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塔玛牧道 / 方如果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9

(家住新疆丛书)

ISBN 978-7-228-14472-3

I. ①发…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15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家住新疆序

刘亮程

这是一套讲述新疆家园生活的书，由不同民族的作家们，书写共同的家乡——新疆。家乡是文学言说不尽的母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她都像空气一样，像阳光和雨水一样。小时候，家乡是童年的村庄。长大后，家乡是整个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不会大过新疆。对于家乡的情感，也远非一个爱可以说清，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中的家乡。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美好家园，当我们说新疆是自己家乡时，其实它也是许多人的家乡，是许多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家乡。当我们用汉语表述对家乡的情感时，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里的家乡又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疆，普普通通的一场雪，会落在十几种语言里。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也会在不同的语言里发光。许多种语言在述说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家住新疆，是十位各民族作家心中的新疆之家。正如土地会像长出包谷和麦子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这些充满着爱和真诚的家乡文字，是对新疆真实生活的一次可贵言说。

叶尔克西的《永生羊》，讲述的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北塔山



牧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哈萨克牧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兵团人组成了这个边境牧场,人们一边生产劳动,一边守着祖国大门。克西的父母就在那里开办牧场小学。《永生羊》以孩童视角,梦幻般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故事:四季迁移的哈萨克毡房里不为人知的生活秘密;人的悲欢离合和羊的生离死别发生在同一个小山冈;铺展的青草年年将人畜引向远方又回到老地方。自然与人世的交融中,唯一不变的一颗纯真童心,是引领一切的魂。我们跟着她回到那个久违的又似乎不曾有过的童年家乡。《永生羊》的再版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持久魅力。

《发现塔玛牧道》是方如果继《大盘鸡正传》后的又一部文化人类学散文。在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存在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有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古老牧道,至今每个转场季节,仍有百万牲畜延绵不绝走过这里,它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为宏大的草原转场牧道,是游牧文明的最后奇观。2010年,方如果发现并命名了这条千年古牧道——塔玛牧道,并以理性而优美的文字,将这个人类古老神奇的游牧家园呈现在读者面前。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应该是新疆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其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现。

生活在油城克拉玛依的赵钧海,自觉地把自已当成准噶尔人。《准噶尔之书》是一个“准人”的苍茫心路。作者站在盆地中心追古怀今,从边野历史到心灵记忆,此时此刻的生活连接着古往今来。曾经的游牧家园,现在是石油人的富裕城市。那些雕像般的老石油工人、农场职工、母亲,在延伸着另一段历史。与生存之地的历史和谐相处,大地上过往的先民皆是祖宗,不分民族人种。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思考,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心态。

康剑在喀纳斯一带长大,后来做了这个新疆最美地方的管理者。他的山水文章是安静的,那些他看了多年听了多年的风景,在进入他的文字时,有如走上回家之路一样惬意自如。好文字是家。那篇《禾木星空》就是给漫天繁星构筑的一个文字的家。自古以来的永恒文字里安顿着万物之心。《聆听喀纳斯》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沟通。山水言语,花草唱歌,人在



聆听。康剑的家安在喀纳斯山水里，风景亦是心景。他以长久的聆听写出了有关喀纳斯山水的可信文字。

《天堂的地址》是军旅作家王有才的第一本散文集。读有才的散文，更能体味“文章老来好”。那些新疆风物在他手掌中磨砺多年，把玩出味道了。把玩是更高智慧的把握。他对大题材散文的有效把握和书写能力，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有才的文字有新疆方言和多民族语言混合的智慧。

唐新运从小生活的老奇台，是新疆汉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在新疆，东起哈密、奇台，西至玛纳斯、沙湾一带，是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区域，留有许多农耕遗存，新疆话及老新疆人的生活习俗，都在这一区域完整保留，它们是汉农耕文化在新疆的根。《天边麦场》是奇台老新疆人生活的生动写照。唐新运的散文语言汲取新疆方言特色，灵动俏皮又不失厚道。

张景祥《一代匠人》中的蒲秧沟村，是沙湾县商户地乡的一个村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村里逐渐聚集了一批天南海北的匠人，崔木匠、赵屠夫、张皮匠、说书人老李等先后在村里定居下来，那是手工匠人们逞能的最后年代。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张景祥，日后成了一个文字匠，活生生地记录了匠人们的手艺和生活。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将新疆方言引入散文写作，这些土生土长的文字，野趣横生，有着不寻常的创新意义。

《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是帕蒂古丽的处女作。书中的大梁坡村，是一个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在新疆，这样的村庄很平常，大家在一个村里，生来就知道怎样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和睦生活。古丽的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她从小上汉语学校。在她充满维吾尔族味道的独特文字里，地处北疆的大梁坡村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译成维吾尔文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生活，在另一种文字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这部书非常罕见地写出了——一个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那些只能与羊儿分享的秘密，最终还是与我们分享了。优秀的文学都在与人分享人的秘密。而土地上曾经的美好生活，也许从来都不应该是秘密。可是，如何说出它，却是文学永恒的秘密。



孤岛以诗人的激情书写新疆山水。《沙漠上的英雄树》是他对新疆精神的写意塑形。新疆是一个容易让文人激动的地方，它的辽阔、独特和丰富，都太容易被文字猎取。无数的文字在书写新疆大地。大地不知道人在写它。好文章让山川精神，让草木有灵。坏文章也无损它的皮毛。众多热闹的猎奇文字之后，山河会等来它真正的书写者吗？

尚崇龙有媒体人的经历，有幸走遍新疆。他热衷于风景人事，走一路写一路。《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是他多年来对新疆的一人之见，一人之感。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独自表演，独自谢幕。平常人也幻想也激动也有故事，但过去就过去了。作家却试图用文字表达。这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努力地挣扎写作，像草丛中的小虫想发出单独的声音，想被另外的声音记忆和传诵。写作本身是一种试图与时间和遗忘抗争的艺术。尽管是一种徒劳，其中却蕴含着人独有的最绚烂的幻想精神。

每一本书都在创造个人的新疆记忆。新疆是一个容易被猎奇、被传说、被魔幻和被误解的地方。家住新疆，是立足家园的文学书写。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从家出发，我们会到达人类共同的心灵之家。

2011年7月23日

目 录

发现塔玛牧道	001
上篇 千年牧道穿过扬尘的大地	001
中篇 珍存在亚欧大陆内心的黄金家园	012
下篇 人与自然的神圣之路	038
峡谷佛踪	056
天上草原	069
富蕴行记	084
上篇 可可托海之大地宝藏	084
中篇 唐巴勒之无言史书	094
下篇 额尔齐斯之牧道秋歌	100
喀纳斯新雪	115
谁在大塘里唱歌	126



发现塔玛牧道

上篇 千年牧道穿过扬尘的大地

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走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上

我最初走上这条牧道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想在夏天去看看冬窝子的样子。玛依勒山是我所知道的人类古代先民温暖的冬牧地，多年以来，深藏在那些大小山包后头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吸引着我。在我看来，它们所孕育成的民俗如同时光一样古老，山花一样鲜活。

玛依勒山向南的坡地延伸过去是艾比湖和甘家湖，我从那里出发向北方，穿越在七月阴晴不定的天空下面宁静而繁茂生长着针茅、紫菀、毛蕊花的玛依勒山进入萨孜湖谷地，立刻被这片草原的美所震撼。我在那里一户牧民的毡房里住了两个夜晚，就在准备继续我的行程前往目的地塔尔巴哈台山的那个上午，与户主条辽汗的一次谈话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走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之上，于是我即刻中断了计划中闲适的漫长踏访，返回托里县城，从那里直接去了塔城。

当我把自己的发现和想法告诉地区旅游局的局长，他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去了地区畜牧局，带回来的一张统计表显示



了这样一组数据：每年往返于塔尔巴哈台山夏牧场与玛依勒山及周边山区冬牧场的牲畜，包括塔城、额敏、裕民、托里四个县市，保守统计一次转场通过托里谷地的牛羊数量是一百一十万只。

我知道这个统计确实是保守的，因为在托里的时候，我已经初步了解到，仅托里一个县的牲畜饲养量就有一百一十万只以上。也就是说，我发现和提出世界唯一存在的“百万牛羊大转场”的牧道盛况，在数量上是足以落地的。我心里的第一块石头，那天在塔城落了下来。

接下来，我着手梳理牧道。

人类的草原之上有无以计数的牧道，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在四季转场的过程中，年复一年地固定下来，它们是游牧民族的生存线路，受到古老习俗的神圣保护。

我们平常所说的游牧，即指牧人转场放牧。塔尔巴哈台山广阔区域，由于山势平缓，雨水丰沛，数千年来一直是塔城及周边地区最大的夏牧场，历史上许多的传奇和战争就发生在这里。然而由于秋冬以后雪深风狂，人畜难以在这个区域越过寒冷的冬天，牧民们必须离开塔尔巴哈台山，到别的地方寻找冬季牧场。玛依勒山及巴尔鲁克山南侧广大丘陵山地，水草兴旺，地形适宜躲避风寒，遂成为方圆千里之内最好的冬窝子。而连接这两处牧场的就是一条古老牧道。巴尔鲁克山的险阻迫使塔城盆地以及北部各山区的牲畜转场，经巴尔鲁克山东翼与加依尔山之间狭长的托里谷地穿越，途中必经老风口。现在塔城市、额敏县、托里县以及裕民县一部分的牲畜转场，仍然一年两次无可选择地要通过这条古老的牧道。

在对牧道的迁徙脉络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以后，我一点没有耽搁的意思，随后要做的工作，是理清牧道的历史脉络。

起初我以为这个不难，可是我在百度、谷歌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历史上牧道的滚滚烟尘曾经高高扬起，落下来的时候，又掩埋了它自己的痕迹。之后我三次去乌鲁木齐求教文史专家、学者，他们令人钦佩地向我提供了许多当地考古和历史方面的记述，然而对于这一带古代先民



游牧的路径和范围，关于这样一个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可能只存在一条牧道，关于这条牧道最初出现的一个年代，我只能说，它们也许从未曾吸引过历史的目光。

托里及其周边山脉、平原是历史悠久的西域先民游牧之地。哈萨克作为主体民族进入托里虽然只有一百五十余年，但是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汉朝时期，哈萨克的主要祖源乌孙人即生息于此。之后的两千年间，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人等在此你来我往争战征伐，一来因为托里处于乌孙与匈奴、突厥等诸多古代汗国交会前沿，二来由于这里是水草丰美的传统牧场，有方圆千里之内最好的冬窝子。

与玛依勒山一衣带水的萨孜草原，仿佛存在某种神奇的诱惑力，会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魂安神住。我看它第一眼的时候，就已经断言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高贵的草原。事实上，萨孜草原星列般遗存的三千多年以来的墓葬，无论规模、形制，还是密集的程度，或者考古所见的历史背景，都确证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是历代占有过它的氏族部落的贵族住牧之地，自然也就是不曾间断的某种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萨孜草原出发的每一条牧道，同时又是社会维系的神经系统。

当玛依勒山和巴尔鲁克山冬窝子的岩画再一次开始吸引我注意的时候，我感觉得到，我就要找见打开牧道源流之门的钥匙了。

唐巴勒的远古记忆

我们能听到的历史只有一百三十余年，有了留声机的出现，而我们能看到的历史却那么古老，岩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远古的历史场景。在玛依勒山、巴尔鲁克山，我看见那些远古人们生命当中瞬间的心绪和欢欣的舞动，穿透数千年岁月依然鲜活地扑面而来。

托里县岩画主要集中在加依尔山、玛依勒山和巴尔鲁克山的冬牧场上，已经发现的有一千多幅，其中有动物、人物、放牧、狩猎、车轮、符号，以及生殖崇拜岩画。我有幸在玛依勒山唐巴勒霍拉探访了几组岩画，那里



岩画内容的丰富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多见的，反映了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游牧于这里的先民生活。

托里叫唐巴勒的地方很多，我知道的还有多拉特乡的唐巴勒、拉巴的唐巴勒、阔克哈达的唐巴勒。在哈萨克语里，“唐巴勒”就是“有印记的石头”的意思。这个名称在北疆草原几乎普遍存在，而有这个地名的地方，一般都是可以找到岩画的。恰在这一时期，由于托里县博物馆布展的需要，我得到了托里喀拉托别牧场克孜勒阔腊、吐别克斯套、赫那亚提、喀拉托别、科克巴斯套、司马依勒克斯套、布勒买得、努勒思拉克斯套等几个地方的岩画图案资料，它们生动鲜活地向我展现了三千多年前这里游牧的先民猎牧、生殖、生活的景象，也把那时候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部落印记带到了我的面前。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早在文字的光芒照亮历史的前夜，远古草原的牧人就已经在使用一种表意的符号，我们现在叫它们印记。它们有些出现在山野的岩画当中而得以保存下来，向我们传达了有文字记载以前数千年的古老信息。印记的存在，可能和文字的出现息息相关。

草原先民对印记极为重视。原始印记的产生源于氏族部落确保财产不受侵犯的需要。每一个氏族有自己独特的标记，尤其是游牧部落，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占有动物，这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是部族财富力量的基础。他们在牛羊身上打上部落烙印，在生息的草场上，也要刻画部落印记以示占有。岩画中出现的印记符号，应该就是最早的文字契约和境界特征。《北史·高车传》称西域的古代游牧民“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

我在玛依勒山、巴尔鲁克山的南部岩画资料当中，发现了一个类似太阳崇拜图案的印记，而这个印记，我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山的岩画的资料当中也一样发现了。

印记的出现在草原岩画当中并不稀罕，同一种印记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也不稀罕，但是在特定的两个自然地带出现同一种印记符号，我认为

它们是意义非凡的。我求教于气象专家,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现在塔尔巴哈台山、玛依勒山区域的气候,与两三千年以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与现在会有不同,也会是雨雪更加丰沛,水草更加繁茂。

这个结论等于肯定地说,塔尔巴哈台山即便在三千年前,也只能做夏季牧场使用。这个结论也等于可以依靠一个更加简单的事实证明塔尔巴哈台山与周边地区存在季节性转场关系。我们只须确定遍布塔尔巴哈台山的墓葬、岩画、鹿石等古人类遗存的一个最远的时间,就可以判断这个地区转场游牧生产方式出现的年代。因为它们只能是独特的夏季遗存。

根据现在已经被认可的塔尔巴哈台山岩画出现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在三千多年以前,至少有一个部落的人们,他们的冬季在玛依勒山、巴尔鲁克山南部度过,到了夏天,他们会赶着牛羊走过二三百公里的路途,在凉爽的塔尔巴哈台山上放牧他们的牲畜。

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气候现象,催生了转场和牧道的最初出现。

根据塔尔巴哈台山已经发现的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内容的岩画、墓葬、鹿石等文化遗存,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在塔尔巴哈台山与加依尔、玛依勒山之间的转场放牧从三千年前至今一直是延续着的,尽管有老风口的生死阻隔,塔尔巴哈台山无比丰美的水草,哪一代人都割舍不下。

苏联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对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是距今三千八百年上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塔城几处古墓出土的缸形器、铜器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征,年代距今三千五百至三千二百年之间。我很欣慰塔玛牧道的历史不仅有岩画的佐证,还是可以通过墓葬考古支撑的。

我认为游牧并不是有了畜牧业以后就产生的。在远古时期,草原人口稀少,畜群有限,牧民的生产方式一种是“随畜逐水草”,任意在辽阔的草原上走走停停;一种是居住在一个地方,在周围的草场放牧。真正的游牧应该是在大草原部落兴旺导致聚落地草场不能满足四季放牧需求,因而产生的有规律的四季轮替转场放牧,这是游牧文化的特征。在古代,转场



游牧是人的社会性与大自然融合的一个文明形态。一个地方畜牧业越繁荣,夏牧场就会越遥远。在一个时期,萨孜区域可以是四季牧场,但是部族的壮大迫使牧人向塔城盆地一带、向更遥远的塔尔巴哈台山地追寻肥美的青草,而把玛依勒山的草料珍惜下来,留给漫长艰难的冬天,因为老风口的风雪是不能叫他们在塔尔巴哈台山过冬的。

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在我的思考当中强烈地提了出来:通过较为固定的牧道四季转场放牧,作为游牧文明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它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界基本定义中亚草原是人类游牧文明的摇篮,然而,至今没有足以证明四季转场生产形态出现的时间和活动范围方面的证据,甚至,我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方面的任何探讨。

托里谷地恰在中亚的核心区域,塔尔巴哈台山的夏牧场和包括玛依勒山、阿拉套山在内的冬牧场在草原历史的赫赫名声远远超过了今天,必定有一个氏族部落的牧人最早开始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游牧。我们通过岩画的年代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地方固定的转场生产方式的出现时间。

这是严格意义上真正长距离、大范围,通过固定牧道四季转场的游牧。

这是第一条出现有确切证据的年代在三千年以上的草原转场牧道。一个预感告诉我,人类古老游牧文化的一个真正的源头,可能就诞生在这条牧道上。

我暂且给你这样一个称呼吧

十七八年前的一个夏秋之交,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偏远小镇,六位怀抱共同理想的年轻人结伴走上了一条在历史上曾起到连接云南、西藏以及中亚各国重要沟通作用的古道的考察之路。他们翻越雪山峡谷,跋涉激流险滩,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荒原草地和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历时三个多月,完成了这一次注定在历史上意义非凡的考察。在那一次历经沧桑的惊险历程之后,他们根据沿途搜集的考察成果,命名了一条“茶马古道”,



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极高价值的学术论著,立即引发世人对“茶马古道”的密切关注。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茶马古道”给沿途各省市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益,创造了旅游史上一个辉煌的奇迹。

“茶马古道”是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历史上中国西南部诸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被认为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线路。

然而在公路和汽车出现以后,马帮的背影就已经永远走出了世人的视线。“茶马古道”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死了,只留下一些断续的山路和残存的驿站,令纷纭而至的游客凭空怀想。

当我在2009年的秋天再一次穿越托里谷地,望着眼前一群接着一群的牛羊马驼蜿蜒百里的转场景象,想象正在从高耸而绵延无尽的塔尔巴哈台高山草甸相继而下,穿过滚滚扬尘的老风口,在加依尔山、巴尔鲁克山南部,以及最远的玛依勒山和南麓无垠的梭梭林当中寻找他们冬窝子的转场队伍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名字——塔玛牧道。

在我最初的意识里,这条牧道既是概念意义的,也是实体意义的。

它的主干道是玛依勒、巴尔鲁克山区冬牧场,当然,在以前,还包括阿拉套山的一部分、托里谷地、老风口河谷、额敏河谷、塔尔巴哈台山区夏牧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行政区划确立以前的漫长年代,玛依勒山还是天山部分夏草场的冬窝子,而从那里,塔玛牧道与西天山的一条重要牧道果子沟牧道连接起来。古代的商队路客,无论穿越草原还是翻越山脉峡谷,是从来不会也不敢离开这些牧道的。

但是由于每一个阿吾勒的草场位置不同,牧道有近有远,沿途的每一个山沟,每一条河谷,都会出现小的牧道,把成群的牛羊分解出去。在草场逐渐固定以后,有的阿吾勒冬夏转场最远也就几十公里,有的却要往复近千公里。塔玛牧道只是一个主干,由它身上生发出去的无数的枝枝杈杈,那些毛细血管,延伸到前山后山,延伸到森林雪峰,延伸到每一个牧民的毡房和所有青草生长的山头。



在大规模的农垦时代来临以前，延续千年的牧道是傍依巴尔鲁克山东坡直达老风口的。巴尔鲁克山坡地茂盛的针茅和托里谷地河道丰沛的水流草滩，让这一段转场的路途变成牧歌悠然的浪漫旅行。经历老风口的等待和紧张穿越之后，开阔而芬芳遍野的塔城盆地可以叫一部分畜群选择便捷的方向前往巴尔鲁克山北部以及东贯西出数百里的塔尔巴哈台山区夏牧场，那里是牧人和牛羊向往的肥美天堂。

现在除了极少路段还留存了深深的古牧道痕迹，大多数的地方已经开垦成良田了。在时间有限的考察中，我只在乌雪特进入加依尔山的一个入口和库甫的一些地方，看到了千年古牧道那深沉浑厚的大地遗痕。

每一条牧道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具体的山沟里，牧道就是山沟的名字。至于从整个冬牧场到夏牧场，这样一条广泛意义上的牧道，自古至今是没有名字的。也许只有在地理概念清晰的现在，在牧道已经由生产领域扩大到旅游、文化领域，才会出现一个名称的需要吧！

在思考给这条牧道一个直接的名字的时候，一个念头曾经叫我陷入困惑。事实上牧道只是我们——这些不是游牧民的人给它的一个路的概念，然而草原需要存在一条路吗？那些前行就是为了觅食的羊群，它喜欢一条路吗？也许道路通达只是对人意味着繁荣，对于牛羊，它们意味着荒芜和徒劳无益的奔波。

草原本不属于人，也就没有路，也就不需要方向。草原的方向是季节，是日升和日落，是蜿蜒的河流，是千回百转不会离去的家乡故土，是远山春草的气息和雪线的上升下降。

草原的路就是自己。一条路可以通向每一个方向时，路就在自身中消失了，它到达了所有方向。要说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草原的来向是天空、雨水、阳光，去向是大地，草原在那里生发，在那里枯荣，且因枯荣不息而获得永恒。

城市把自己关在城中，把路关在城中，中规中矩，轴向，环线，地下道，高架桥，连通路叫目的地，连接目的地的是利益、交易、征伐，因而方向务必明确，路径务必清晰。各行其道，各走一边，红灯停，绿灯行——

就这一点和草原相似，那里绿草行，枯草停，没有草就没有草原，也就没有路。

城里人在草原上看赛马，一个劲大呼“加油、加油”，其实马不加油，他们开来的汽车才加油，油门一轰，跑得飞快。马儿是吃草的，前面有草，不用扬鞭自奋蹄，所以我建议再给赛马场鼓劲，可以喊“有草、有草”。可是这也有矛盾，有草了，还跑什么呢？所以草原上没急的事情，只要山花开，只要雨水来，牧人的心就满足。

托里县城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可是我几次在那里迷路，找不到去的地方，找不到走的路，尽管每一个路口或者门口都写了名字，然而无数陌生的名字经常埋掉你熟知的那一个，搞得你晕头转向。人在草原上更没有方向，更容易丢失掉自己。这不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吗，如果草原原本就是人的，人怎么会迷路呢？动物怎么就不迷路呢？人在城里迷路是人自己搞混搞复杂的，人在草原，根本就没有路，又怎能不迷失掉？

人是不能没有路的，出门就靠路。人一迈步就叫学走路，求人办事叫找门路，送人的吉语叫一路走好，理想的叫康庄大道，浪漫的叫幽庭花径。

人离不开路。反过来问，人离开路干什么呢？人的所有事情，都由路连着，如果有哪样事物要人去做而它又在路外面，人就开路。马路、火车路、邮路、丝绸之路、电话线路、信息高速公路、海上航线、空中航线。一个社会的文明、秩序、繁荣，要看它的路建造得怎么样。

人只在家里不需要路。因为家的地下全部铺成了路。动物的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家，只是这个家辽远壮阔。动物们熟知这里何处觅食，何处安息，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到达，这个路就是草，这个家就是草原。如果草原变成人的路，不再长草，那它就必然变成别的什么了。

“茶马古道”确实是一条路。它的目的是连接。塔玛牧道是一个家，一个家园，是从东厢房走到西厢房，从前院到后院，从灶台到眠床，从草垛到马厩。

在托里一带的哈萨克人敬重的先辈当中，有一个叫木合·陶开的英